



卓越学术文库

生命与永恒 —— 程朱理学与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比较

SHENGMING YU YONGHENG CHENGZHULIXUE YU YINDU FEITANDUOBUERLUN ZHIXUE BILIAO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魏艳枫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卓越学术文库

生命与永恒 ——

程朱理学与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比较

SHENGMING YU YONGHENG CHENGZHULIXUE YU YINDU FEITANDUOBUERLUN ZHIXUE BIJIAO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魏艳枫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与永恒:程朱理学与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比较/魏艳枫
著. —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6. 8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3165-2

I. ①生… II. ①魏… III. ①程朱学派-对比研究-吠檀多-
不二论-印度 IV. ①B244.6②B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3936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豫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13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3165-2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周易·乾·文言》

导我出非有兮，
以至于至真。
导我出黑暗兮，
以至于光明。
导我出死亡兮，
以至于永生。

——《大林间奥义书》

序 言



生命的美与永恒的美

我曾远望空中的烟花和天上的明月,烟花绚丽多彩却在顷刻之间逝去,明月亘古长存却远离人间、悄然无言。生命的美像烟花,多姿多彩地绽放,可是,不久之后就会消亡;永恒的美像明月,皎洁纯净却不可触及。

生命是儒家哲学的主题,永恒是吠檀多哲学的主题,儒家哲学始终围绕现世人生展开,吠檀多哲学却以来世为指向。吠檀多哲学认为人生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今生只有作为达到来世的手段才有意义,生命是一座桥,人活着的目的是走到桥的那一边,当走到桥的那一边之后,就要把桥舍弃,在桥上时也要始终想到桥的对岸。《摩诃婆罗多》说,即使拥有大地上所有的一切,也不能解除衰老死亡之苦。印度人认为,人之所以会有烦恼的根本原因是人有生命,所以,印度人要将生命取消,来实现烦恼的根本消除。印度人怕死亡之后会有另外一个生命,而这另外一个生命会带来新的烦恼,所以印度人希望人永远死去不再出生,这也就是吠檀多哲学追求的解脱。儒家哲学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生本身,没有人生之外的意义,所有形而上学观念的建构都是为人生本身服务的,眷恋人生之外的世界是因为没有坚实地将脚站在大地上。中国儒家思想家认为充实地度过自己一生的人是不会为死亡而感到遗憾的,人会为死亡而感到遗憾是因为生命有尚且不够完美的地方,充实度过一生的人也不会想到来世,人会想要来世是因为今生中有遗憾,如果今生中没有遗憾,死后的世界也就不重要了。中国思想家始终着眼于今生,将死后世界的问题都归入生前的世界,由看得见的世界进入看不见的世界;而印度思想家却将今生的一切问题归入前生和来世,认为看得见的世界是看不见的世界的幻影,好像光芒四射的水泡漂浮在黑夜的水面上。肯定人生和否定人生这两种人生观导致了入世间和出世间两种生活方式。

有人说中国哲学中只有一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我不同意。宋代理学

家同样建构了一个形而下的世界和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中国哲学也是有两个世界的,这一点与印度吠檀多哲学是相同的。宋代理学同样有一个不为实际世界中的具体事物束缚的永恒世界——理世界,就像吠檀多哲学有一个脱离一切实际事物的梵天世界那样,中国哲学同样是有两个世界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超越观念的。但是,与印度哲学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家所创造的理世界是为现世人生服务的,是因为现世人生的存在,理世界才有意义。印度的梵天世界却不是由于人生的存在才有意义的,而是由于否定人生的意义才有意义。理是人生的极限,而梵却是人生的反面。人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就会创造出与它相应的终极存在观,而不是相反,先有一个终极存在观,然后围绕这个终极存在观形成生活方式。儒家哲学一贯的积极入世的主张使儒家思想家形成了理这种终极存在,印度教出世间的主张使吠檀多思想家形成了梵这种终极存在——理是入世的理想,所以理学的目的是要让人成为圣人;梵是出世的理想,所以吠檀多哲学的目的是要给人解脱。中国哲学以现世人生来否定现世人生之外的一切,王阳明说:“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①只要完全专注于生活本身,生活之外的就都不存在了,或者说被包括于生活之中了。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切,所有高远的形而上的见解都可包括在这日常生活里,认真过日常生活就是领悟形而上的见解,而所有形而上学观念的领悟都是为了让日常生活过得更好,不存在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印度哲学却认为形而上学观念的领悟是为了让人终结日常生活,只要人还在过人伦日用的生活,他就永远不会与形而上学的观念合一,遮蔽形而上学观念的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要领悟形而上学的观念就要把日常生活舍弃。

比较一下作为程朱理学圣经的张载的《西铭》和作为吠檀多哲学旗帜的商羯罗(Adi Sankaracharya)的《涅槃六颂》——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之疲癯残疾、茕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

^① [明]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①

我非心意、理智或自我，也非心；我非耳朵或舌头，也非嗅觉或视觉；我非以太(ether)或空气，也非火、水或泥土：我是永恒的喜乐和意识——我是湿婆！我是湿婆！

我非生命之气，也非生命之五气；我非身体的七要素，也非躯体之五鞘；我非手、脚和舌头，也非行动的器官：我是永恒的喜乐和意识——我是湿婆！我是湿婆！

我无贪婪，也无错觉；我无不喜，也无所喜；我无骄傲，也无私我；我不追求欲和利，也不寻求达磨和解脱：我是永恒的喜乐和意识——我是湿婆！我是湿婆！

我不知何谓欢乐与痛苦，也不知何谓道德与不道德；我不知什么是真言和圣地，也不知什么是吠陀和献祭；我并非食物者，也非食物，还非吃的行为：我是永恒的喜乐和意识——我是湿婆！我是湿婆！

我无死亡和恐惧，也无种姓的区分；我无父亲和母亲，甚至也无生日；我无朋友和同道，也无弟子和导师：我是永恒的喜乐和意识——我是湿婆！我是湿婆！

我无形相和想象；我存在在一切事物中；我无所不在，但超越感官；我即非救赎，也非认识的对象：我是永恒的喜乐和意识——我是湿婆！我是湿婆！^②

一些其他学派的学者与商羯罗辩论时说，人可以既是一个解脱者同时又过着家居者的生活，只要人在父母、妻子、儿女、房屋、车马、珠宝面前保持无欲就行了，而不需要脱离他(它)们。商羯罗坚决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一旦人认识了神就再也不会安于家居者的生活了，家居者的生活是欲望的化身，无欲的人是不能过那种生活的，因此，人只要有了对神的感知就应该出家遁世成为僧侣，而不能再过家居者的生活，说无欲的人也还能过家居者的生活，那是一句空话。《薄伽梵歌》(Bhagavad-Gita)十分推崇的业瑜伽也被商羯罗排斥，《薄伽梵歌》说人不一定要出家才能求得解脱，即使在家居生活

① [宋]朱熹撰：《朱子全书》(第十三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5页。

② [印]斯瓦米·帕拉瓦南达，[英]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现在开始讲解瑜伽：〈瑜伽经〉权威阐释》，王志成、杨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244页。

中、在从事千差万别的职业的时候也一样能与神合一。人只要在从事一切行为的时候只是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去考虑行为的结果,无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同等看待就不会由于这些行为而造业。人只要在行为时不想到自我,只把自己当成神的工具,认为不是自己而是神在做这些事就会消除前生积聚的业力并获得解脱,为了解脱,人不需要停止所有的行为。商羯罗却认为这种业瑜伽本身不能使人解脱,只有出家才能使人解脱,人只有终止了从事一切行业,终止了与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抛弃了所有的财产,成为云游者并学习梵的知识才能解脱。如果说业瑜伽对实现解脱有意义,它是作为准备阶段而存在的。人在成为遁世云游者之前先要成为家居者,在家居的时候行业瑜伽会消除人不良的习性、去掉人内心的恶念,使人纯洁无暇,从而为进入遁世的阶段做好准备。但是,家居生活本身却不能使人实现人生的最高目的——认识神。有人提出家居者有很多很多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要履行,如果遁世无疑是逃避这些责任。商羯罗说人是由于自己的业力没有耗尽才有对别人的负债,才需要履行责任,对于一个已经认识到神的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一个在人世间生活的人要如一个离开了自己的家、到别人家里做活的人那样。他会细心地照料好每一块田地,会像抚养自己的孩子那样抚养雇主的孩子,然而,他始终明白这不是他的家,他是一个过客,他始终心系自己的家,知道有一天他要回到那里。手上涂了油之后再去摸糰糊,糰糊就不会粘在手上了,同样,心系另一个世界就会不染世累。恋爱中的女人虽然煮饭、做家务,但她的心却在情人那里,所以,她就不属于她的家务。

中国思想家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则出发,主张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世界的贯通。一切幽微的都会在显明的地方有所表现,一切形而上的最终都要落实到人伦日用中并且在人伦日用中有相当的效果才是可信的。因此,儒家思想家认为一个得道的人不能是抛弃社会关系的人,只有在现实的人生中才有形而上,才有圣人,脱离社会关系的顿悟、得道等都不是终极的。《奥义书》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家庭关系是多么虚幻——父亲把儿子丢在了着火的房子里,独自从房子里逃了出来;人死了,就连生前最亲密的妻子都会转身离他而去。妻子和丈夫是为了自己快乐才生活在一起,而父亲对子女的爱也和对财产的爱没有什么差别,想要孩子的愿望和想要钱的愿望都同样出自贪婪。《奥义书》(*Upanisad*)中说:不是由于爱妻子而妻子可爱,而是由于爱阿特曼而妻子可爱;不是由于爱儿子而儿子可爱,而是由于爱阿特曼而儿子可爱。这些说教都是为了让人们相信人间没有什么值得恋恋不舍的东西,一切都是靠不住的,从而增长人的遁世心。印度哲学说如果亲人成了你灵性生活的障碍,就抛弃亲人。儒家哲学认为如果修道的生活妨碍了亲情,

应将修道的生活停止。儒家哲学一再强调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出自天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泯灭的,从张载的《西铭》也能看出儒家哲学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儒家哲学强调家庭关系无非是想指出社会生活是多么重要,人只有具有社会角色——在儒家哲学看来——才能叫作人,因此,儒家哲学要尽力使人符合他的社会角色,这在儒家哲学看来是人的完成。

印度哲学常常要修道人恢复未生时的面目,觉悟了出生以前的你,你才接近真谛。然而,儒家思想家所竭力追寻的、作为哲学原点的是孩提之童的状态,儒家哲学认为小孩的状态是人的本性。印度哲学认为人从出生之日起就是不洁净的,这种不洁净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日日增加。人生如残烛越烧越短,尘世如汤药越熬越苦,因此,人要回到出生以前不具有人的身体和意识时的状态。儒家哲学家却认为人幼年时的状态都是好的,是在不断的成长中被外界原因所困才变得不再洁净,因此,儒家哲学理想的圣人内心犹如孩童,人只要时时记起自己小时候的想法,就不会迷失。这种差异表明印度哲学认为生本身是应当否定的,是不好的,只有消除现世的生存人才能解脱,而中国哲学却认为生本身是好的,人生中所有的不快是一些后天的原因造成的,人应消除这些后天的原因,找回生本身的快乐与鲜活。本着这些观念,儒家哲学和吠檀多哲学创建了它们各自的知识系统、道德系统和心性修养术。

人生的目的是认识神并与神合一,吠檀多哲学说,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人就会再次投生,直到实现这目的。人是为了神而存在的,彼岸世界才是人永远的家。然而,儒家哲学却安于人生本身,想在人生中实现所有形而上的意义,儒家哲学所提出的理世界完全是为现实人生服务而存在的,彼岸世界的存在是为了让此岸世界更完美,而不是相反。印度哲学说:如果你想到超越的世界去就离开这个世界,一切都在永生的天上完成。中国哲学说:如果你想展望死后的世界,你要对生的世界大大敞开你的心,当你在这个世界中达到最好时,你就最接近另一个世界,除了这个世界之外,没有别的地方能找到另一个世界。

当我参观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寺庙时,我觉得这两种寺庙的氛围就像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氛围那样。藏传佛教寺庙殿堂内十分阴暗,让人觉得神秘、朦胧,既伟丽又森严,难以接近;汉传佛教寺庙却是开朗、光明和亲切的。中国哲学的世界是开放的,而印度哲学的世界却是封闭的。儒家思想家认为一切人都能成为圣人,儒家哲学所用的修持方法也是人人都能实行的,儒家哲学最终塑造的圣人也只是普普通通生活中的平常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把平常人所拥有的属性发展到了极限而已。吠檀多哲学却始终认为获得解脱是少数人的事,只有茫茫人海中的少数幸运

儿才能获得解脱。儒家哲学希望人人都成为圣人,这也是其教化的最终目的。吠檀多哲学却不希望人人获得解脱,印度的宗教导师并不想推广自己的教导,只会对诚心厌弃尘世,前来向他寻求解脱的人施以教导。就连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做法,吠檀多哲学都是不赞成的,吠檀多哲学认为只能使少数心性已经成熟、可以获得解脱的人解脱。印度婆罗门弟子在入门时,老师都会传授给他一个咒语(印度人叫“曼陀罗”),这个咒语他要终身念诵,是他得到解脱的依凭,这个咒语他除了自己的老师之外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而且,老师传授给每一个弟子的咒语都是不同的,每一个弟子也都不知道别人的咒语。印度婆罗门在修持时要处在远离人烟的森林道院中,而不能在人们容易发现他的地方,除了自己的老师之外,一般来说,不接近其他人。直到今天,许多印度教徒生活在大城市里,没有条件去森林了,也会在家中留出一间专门的房间修道用,吃饭睡觉等世俗活动都不能在这房间里做,在这房间里也不能谈论世俗事情。中国哲学所说的修持方式却是平易、简单的,几乎不能称为修持。孟子说,迅速走在长者之前是无礼的,缓慢地走在长者之后是有礼的,缓慢地走路是人人都能做的。程明道说,他写字时非常端正,不是要字好,只为这个恭敬。张载说,自己日日读书主要也不是为了增进学问,只是为了摄服此心,书本一旦放下了,心就要散漫。儒家哲学中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修持术,只是在做日常生活的一切琐碎事情时保持整齐严肃而已。朱熹说,有一个弟子歪着身子坐在栏杆上,老师见了怒斥道:“做什么,无脊梁骨!”,弟子赶快端正了坐姿——在朱熹看来正襟危坐就是修持。这样的修持普通人都可行,可在任何地点做,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与中国圣人的平凡相比,印度圣人充满了神秘的智慧,与未解脱的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未解脱的人在圣人之前也能感到自己与圣人的差异,就像燃烧的火焰与海水之间的那种差异。而儒家思想家认为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圣人也只是平常人,圣人做的事也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小事。

儒家思想家认为将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件一件老实地做好就会到达高远的境界,这也是到达人生最高境界的唯一方法。禅宗所提出的顿悟说——刹那间悟了就会达到高远的境界,朱熹予以否定,认为如果没有下学的功夫,上达就是一句空话。朱熹等理学家所赞成的都是《中庸》中所说的修持法:一小片光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积累多了就会成为天,日月星辰就会运行其中;一小片一小片的土积累多了就会成为地;一小勺一小勺的水积累多了会变成海洋。水和土都是到处可以见到的,大地和海洋却是广大无边、不可测度的。一件件小事的端庄整齐,积累多了就会成为圣人,圣人远如天可是又近如地。圣人做的事也是平常人做的事,过的生活也是平常人过的生活,只是其中滋味不同,如同一个人写字,初写时十分笨拙,写得

熟练后就十分轻松,初学者和学成者所做的都是写字这一件事,却有不同。印度哲学却认为圣人的生活与平常人的生活是断裂的,圣人不能再过平常人的生活,圣人是一个行走在人群中的神明。这都表明中国哲学的人世间性和印度哲学的出世间性的鲜明差异。

我并不是说,印度圣人都是远离人群的隐士,而中国人理想的人总是生活于人烟稠密的群体里。儒家哲学也是有隐逸传统的,印度的圣人们也有很多社会活动。朱熹曾经创办了许多书院、培养了不少弟子,还多方游学、与其他学派的学者辩论;商羯罗也同样与许多其他学派的学者辩论过、培养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还创办了几个印度最著名的学院,这些学院至今人声鼎沸。商羯罗所做的事也就是朱熹所做的事,商羯罗并没有因为他创立了以出世间道为宗旨自成一家的学问而少做世间的事,相反,他所做的这些事功即使在中国人看来也是很了不起的。同时,程明道、程伊川、朱熹也都有过隐居山林的生活,事实上,朱熹一生中许多时光都是在武夷山度过的,这些主张积极入世的人并没有少过远离人群的生活。但是,印度圣人是出世间的方式在做入世间的事,就像商羯罗所说的那样:人在证悟了梵、获得了解脱之后还会在世上生活一段时光,然后在死后前往梵天世界,而这一段时光是要将他的业力全部消耗干净,让他能够永远遁入梵的世界中。人在证悟了梵之后,以前还没有发生作用的业力不会再发生作用了,就像煮过的种子不会再发芽,可是,已经发生作用的业力却要继续发生作用,直到消耗完,人还留在世上的这段时光就是要消耗完这些业力。印度圣人在做每一件世间事功时都会想到死后的世界,只有在死后的世界里才有太平,大地上这些绚丽的花朵都是被无常保持的幻影,他就像一个等待主人发工资的仆人那样,虽然手头做着活却一心想着做这些活都是为了做完之后的事。而朱熹、程颢等人即使是在隐居山林的时候也还是心怀天下的,他们是因为仕途不利暂时隐居,只要有机会出仕,他们就会离开。中国思想家隐居山林时是作为一个退职的官僚,也是作为父亲、儿子、丈夫、宗族亲属等在山林中生活,他的隐居常是伴有家庭关系的,儒家思想家说君臣父子之义不可逃于天地之间,即使隐居,这些关系还存在。可是,商羯罗即使在与国王交往时也没有君臣关系,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出家的僧侣,不是作为国王的臣子出现的,还有,他从事其他社会活动时,如创办书院等,他的身份也都是僧侣,他是不在父子、夫妻等家庭关系之内的。这些事情对他的意义也不同于朱熹,朱熹是要借创办书院、招收门徒等事实现他救国救民平天下的理想,商羯罗只是想在进入梵天世界之前借此耗尽自己的业力。使印度哲学成为出世间的是出世间的指向而不是隐逸,使儒家哲学成为入世间的是入世间的指向而不是参与社会生活。

吠檀多哲学批判了大乘佛教世间与涅槃不二的思想,认为人生是一个黑暗的困境,要靠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光才能走出生命的荒漠,生命不是值得留恋的,对生命的留恋和由此产生的对世间万物的执着是人的悲哀。梵是太阳,它照耀着,幻影就会散去。《奥义书》中说大地是必死之域,地上的一切——植物、动物、人都是要死亡的。大地上的幻影是被死亡保持的永远新鲜。然而,天道的运行却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它是生命的活泼欢快的流动体,象征着生命之树的永远长青。理学始终围绕生命本身,进行生命的建构、生命与生命之间关系的建构、生命整体的建构,它将生命的柔软新鲜当作修养的目的,要排除使生命僵化、苦涩之物,恢复生命最初具有的原始、简单、纯真。

生命是无形而多姿的水,它像烟花那样瞬息万变,这是理学与吠檀多哲学的共同看法,但是,理学认为这种变是好的并维护这变化,吠檀多哲学却要将这变化排除。永恒像明月,皎洁、晶莹、光芒四射,理学的永恒世界就在此世中,吠檀多哲学的永恒世界却要杜绝此世才能得到。

魏艳枫

2016年3月



第一编 本体论

第一章 理与梵	3
第一节 生与无生	4
第二节 实与虚	10
第二章 万物之本	18
第一节 绝对一元论与相对一元论	20
第二节 现实世界与终极存在	28

第二编 心性论

第三章 性与最高我	37
第一节 本初的善	41
第二节 气蔽与附托	48
第四章 性与心	56
第一节 心体	61
第二节 心的发动	72
第五章 心与身	81
第一节 形神关系	86
第二节 生死问题	96

第三编 修养论

第六章 致知	111
第一节 体知	112
第二节 一贯与不二	118
第七章 静思	128
第一节 无念与无为	131
第二节 孔颜之乐与阿难陀	147
第八章 力行	156
第一节 灭人欲与灭欲	161
第二节 仁与慈悲	170
结语	178
参考文献	184



第一编 本体论

在我们所见所知的世界背后还有我们所没有见到和知道的,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见不可知的,也许正是操纵这个可见世界的力量,它用神秘的手牵引着这个可见的世界行走,它就是终极存在。

所有的人,无论智愚,都有探索终极存在的欲望,人们认为这种事物背后的神灵一定完全不同于人们日常所见的事物,而掌握了它,日常所见的事物就可以被人操纵,生活中那些无解的事情也都会找到答案。所以一切种类的哲学中都燃烧着探索终极的热情,人们以自己的习惯和知识系统将这背后的东西叫作本质、叫作神、叫作理、叫作梵,都是要表明它是一种不同于只有有限功能的渺小事物的东西,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是神或是圣人(这只是神的另一种说法),是说他不同于大众、不同于平常人,所以要用一个高于人的称呼去称呼他,他就要叫作神,他叫作神是相对于我们来说的。如果说梵的世界是空,那是相对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来说的,梵的世界没有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东西,也不能被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人理解,所以对我们来说它是空。人们朦胧地感到形而上的世界是完全不同于形而下的世界的,所以用另一个非凡然而无解的名字去形容它,就叫作道、叫作梵、叫作空。在形容终极实在时,这些词都不是它们原来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①用道去命名它也是很勉强的,只不过表明它不同于物。梵这个词,在古代天竺原本是唱诵的意思,用来指终极时也没有唱诵的意思了。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终极实在是什么。

可是,我们都觉得终极实在是存在的,因为平凡的日常生活背后还有些说不出的东西,虽然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只能认识一些有限的东西,但我们依然以这有限的东西为依托,去寻找神。

① 陈仙月译注:《道德经译注》,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第一章

理 与 梵



初读印度古代文献时,我惊异于印度人对黄金的喜爱。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家喜欢玉,道家思想家喜欢石头,喜爱黄金就和喜爱富贵利达一样,是庸俗的表现,可是,印度人喜爱黄金。后来,我才懂得印度人喜爱黄金是由于他们从古到今都崇拜火,在许多印度文献中,黄金都被叫作“火神之子”,黄金是火的象征,是固体的火。古代印度人祭祀时都将祭品投入火中,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手拉着手围绕火堆走七步,人死后一般也举行火葬,他们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火。这种对火的崇拜也扩展到了精神领域,印度人将知识视为光明,各种知识都以“明”命名,如声明、工巧明、因明等,吠陀也是明论,叫作三明经。许多神也都有太阳人格化的痕迹,如《薄伽梵歌》中的大神克利希有着烈焰一样的脸庞,大神毗湿奴三步跨越天空,显然是模仿太阳从升起到落下的过程,金体神苏利耶通体发光,也是模仿太阳初升时的景象。

由于对火的崇拜,印度人给他们哲学体系中的终极存在染上了火的色彩,梵有着火的特征。没有认识到梵的状态叫作无明,无明是黑暗的意思,可见,印度人认为梵是光明,能以照耀驱散黑暗。梵还有火的另一种性质——燃烧,商羯罗《梵经注》中说梵能将业力完全烧成灰烬,使善业和恶业如烧过的种子一样不会发芽,可见,梵能像火一样燃烧。

它(指梵)被称作是超越黑暗者;它是诸种光线中的光明。^①

梵是无量无边无际的光,像永世不灭的太阳燃烧着、照耀着。

^① 林语堂著:《中国印度之智慧:印度的智慧》,万卷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88 页。